



我只见过那个拉丁裔驯兽师一次，就在美洲豹逃跑前的几个小时，在热情果马戏团红白相间的六角尖顶帐篷里。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大的帐篷，直径四五十米，里面比外面看起来还要大，被帘幕和隔板分割成一格一格，几次周末兼职让我摸清了这些错综复杂的功能区。但我一直没见到那只美洲豹，有人说它受伤了，也有人说在上个城市出了事故，受伤的是美洲豹的驯兽师。

那天下雪，我担心路上结冰，到得很早。一进帐篷，就直奔主舞台后面的倒三角形角落。我把头挤进油布后面，看见那个拉丁裔驯兽师坐在我搬来的塑料椅子上抽烟，身边堆着大红大绿的过期圣诞装饰。这里是后台的边缘，连着围场上的拖车，比不上那些柴油暖风机嗒嗒作响的地方暖和，但胜在安静，没人打扰。她的出现让我感到尴尬，我硬着头皮和她打了招呼。她笑起来很美，浅橄榄色皮肤，棕色头发浓密而卷曲，说话的口音带有我臆想中的热带气息。她指指我脖子上的大写“STAFF”临时工牌，问我，新来这里吗？我说，只是兼职，我是学生，话一出口就有些后悔。

她没再追问，往旁边挪了一下，给我腾地方。她身上的烟味像干燥松木片混合着焦油，穿着和后台统一的工作马甲，没戴工作牌，马甲口袋上也别名牌。我问她，你是哪边的？她说，我和“Sol”一起。

“你还没见过‘Sol’？”她骄傲地笑了，“它可是这里的明星。”

她站起来没有坐下看着那么高。我跟着她穿过上场通道，发现围场上的拖车比往常多了一个。美洲豹“Sol”趴在笼车里，皮毛在灯光下折射出金黄。它的前肢交叠，脖颈仰起，眼睛半睁，懒懒看向我们，优雅到与四周格格不入。我屏住了呼吸。

“Sol”出现得太像一个奇迹，让我开始怀疑，迫使我来到这里的所有不幸和意外不过是命中注定。和我分摊房租的尼泊尔室友把我推荐给热情果马戏团时，说是流动杂技团来镇上驻扎几周，报酬可观，现金日结，我没理由拒绝。不像我在戏剧学院的多数同学，我对杂技表演没有偏见，甚至有些向往。在这个城市的第一个冬天，我在二手碟片店买了一盒《Mystère》的DVD，太阳马戏团的招牌演出“神秘秀”，每晚睡前都放一段看。太阳马戏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现代马戏团，没有之一，演员们像野兽一样奔跑，好像不属于任何一个物种。那时的我过着闲暇和暖气都十分充足的生活，每天，和教授们学习词语，讨论身体与秩序，关进排练厅里打磨期末作业，以为放映机里那个宏伟、梦幻、超现实的世界就是真实的马戏。因此，几周前，第一次走进热情果马戏团后台的我大失所望，那些穿衣戴帽骑自行车的卷尾猴、缠在女舞者身上的蟒蛇和供儿童骑着拍照的小马，浇灭了我的幻想——太阳马戏团的演出里可没有动物。

然而，我见到了“Sol”，这美丽的动物周身散发着梦幻般的光晕，我意识到我真的身处一个马戏团。这里的确发生任何事情。我盯着美洲豹看了很久，直到她低声打断了我的思绪。

“它还是个小女孩。”

她靠近笼子，轻拍了两下，嘴里念了几个我听不懂的音节，不是英语，也不像西班牙语，开头听起来像“西涅什特”。

我问她什么意思，她说：“让它乖一点。”

“Sol”，我试着叫了一声，美洲豹扫了一下尾巴作为回应。

“它是我的朋友。我不该带它来这种地方。”她依然看着笼子里的“Sol”，似乎并不是在对我讲话。

“但是总要生活。”她说。

“但是总要生活。”我重复道。

没有人比我更能理解她话里的悲凉。那会儿，我就快要攒够毕业前最后一学期的房租，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冬天，我尝试了各种不留记录的现金工作：帮人遛狗，去机场接送留学生，去华人婚庆公司主持婚礼。我的签证不允许我出卖自己的劳动，至少不能合法地劳动，个中差异我十分清楚。世界是一座舞台，家里断供以后，它的后台突然向我敞开。为了完成学业，我铤而走险。我相信眼前热情而忧郁的女人和我有着相似的处境，所以，无需更多原因，在那个瞬间她已



成为了我的朋友，连同她安静的美洲豹。

她转过头问我，今晚演出时是否在这里工作。我说是。她点了点头，笑道：“那你会很忙。”

她说对了，那晚的演出比往常更热闹。美洲豹压轴登台，我在上场通道来来回回搬送道具、耳边全是乐队的铜管声和观众的尖叫。演出接近尾声，我回到后台清理，外面的热闹突然变为喧哗，“豹子跑了！”有人惊呼，随后是一阵更为慌乱的尖叫。我扔下手里打圈的电线往侧台跑去，正撞上她从另一头跑过来。她在我面前停下，喘了口气，问我：“钥匙在你那儿吗？”

我愣住。她在问那把货运出口小门的钥匙，我下意识摸口袋，明白她看见了我的动作。帐篷外的骚乱平息了许多，似乎已经有人维持秩序。“报警，快报警！”我听见什么人在喊。

“我不能见警察，”我脱口而出，“我的签证——”

她没说话，伸手拉起我的手腕，声音很轻：“给我钥匙。”

我不知道她要做什么。她低头从马甲口袋里掏出一个荧光粉色的手环，观众入场用的那种。“这个给你。”她用牙齿扯掉自己的一只手套，替我把手环扣紧，指尖冰凉。

她看着我，又对我说了句话，还是“西涅什特”开头的那个短语，神情一瞬间柔和，和面对美洲豹时如出一辙。我乖乖把另一只紧握的拳头从口袋里掏了出来，她拿走钥匙，消失在帘幕后。

警察来得很快，后台的人被分成两拨，团长被拽到一旁，开始解释和辩解，声音一会儿高一会儿低。我站在人群边缘，准备好迎接我的末日。

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警察问我。

“帮忙搬椅子”，我故作镇定，祈祷他别再追问。我不能说谎，也不能说太多。警察扫了一眼我手腕上的荧光粉色观众手环，很快把注意力移开，摆摆手示意我退到一拨人群里。现场乱成一团，一个不起眼的亚洲女孩不值得占用太多时间。

我跟着被问完话的人群，不紧不慢地走出后台，穿越主舞台，掀开帐篷的正门，走进冰冷的空气里。经过我的车时，我目不斜视，没有停步，呼吸在围巾里变得潮热。我加快脚步走出停车场，最后几乎是冲刺着跑到了附近的加油站。州际公路在前方延伸，除了加油站便利店的黄光，远处只见零星的车灯。加油站外墙堆着几个大垃圾桶，桶盖上结了薄冰。我把那张写着“STAFF”的塑封卡片拿出来，丢进去。美洲豹还在游荡，我不该离开那些红蓝灯光太远的，然而，一片黑暗与荒无之中，我终于感到安全。

第二天，名叫“Sol”的幼年美洲豹在两公里外的玉米地被麻醉枪击中，送往市中心的动物园。警察没再找过我。调查结束后，团长因非法经营被捕，得益于媒体不乏猎奇口吻的连番报道，我逐渐拼凑出她的故事：比起真正的雇员，那个拉丁裔驯兽师更像被控制的黑工，证件不在自己手里，只有债务越滚越大。那晚她走得干脆，像是早有预谋，趁乱带走了属于自己的一切，除了那只美洲豹。我唯一想不通的是，她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为什么“Sol”会在演出时突然像猫一样攀上铁笼，一跃而出？

这个城市的冬季无比漫长，冬天结束后，我的生活好过了很多。

六月，我被授予MFA学位，这是我第一次省吃俭用为自己买下一件奢侈品。最后一次和尼泊尔室友一起逛超市时，她站在冷冻货柜的打折区对我说，Zhou，我一直很抱歉，介绍你去危险的地方。我说，没什么，不危险，只是在后台打杂，搬搬道具。她很惊讶，原来她一直以为我在热情果马戏团做的是舞台监督。

回家的路上，一对墨西哥母子走在我们前面，我又听见了那个“西涅什特”开头的短语。我抱着装鸡蛋的敞口纸袋追上去，请求牵着孩子的母亲告诉我那句话的意思。我说，对不起，抱歉，原谅我的冒昧。女人用她慈爱的黑眼睛看着我，说是的，亲爱的，就是这样。当你说“xinechtlapohpolhui”，就是说“Sorry”“Please forgive me（请原谅我）”。

“xinechtlapohpolhui”，我跟着她念。

纯正的纳瓦特尔语，她夸奖我。或者你也可以说，“Ma xinechtlapohpolhui”，更礼貌一些。你一定有过墨西哥朋友吧？她这样问我。

烟囱

祝源铎

穿越漫长的暴雨，雨歇处便是垃圾处理基地，巨型白色烟囱矗立在灰蓝天空中，宁静如雪山。岗亭走出一个保安，我摇下车窗调出网上找的预约记录截图，保安看了一眼，问，来找人的？打个电话给他。我递出一根烟，说，叔叔，公司安排我们来参观学习。本来报名的人挺多，下雨都没来，就剩我们两个。保安接过烟，指着路边的一个小三轮说，你把车停那儿，这边正门进去就是展厅，你们就在里面看，别乱跑。

停车时于彤说，你还挺聪明，张口就能瞎说。我说，职业病，真话假话有用就行。于彤说，我俩也算半个同事，我咋没这本事。我说，不是啥好本事，你要是有空就学点小提琴，虽然是假把式，但你也太假了，你要是拉得像样点，下次就能站中间。倒车雷达急促地响起，于彤没说话，安全带被她右手运弓一样提溜着往外拉，拉到头松开，吧嗒打在自己身上。我正疑惑，于彤突然说，我不打算干了。倒车雷达同时发出凄厉的长鸣，我猛地踩住刹车，看向于彤，她低头攥拧着安全带，两头不一会儿就扭出了嶙峋的棱角。我说，下车吧，去烟囱那儿看看。

远方的山上还停着云雨，风从晦暗湿漉的山雨里穿过，一抹一抹敷在身上。于彤仰着头走在前面，眼眸凝雾，不知道是在看天还是看烟囱。此刻我才发现，于彤的身形十分瘦削，裹在黑色大衣里如一柄鞘中冰剑，只露出脖子那截细长的寒光。我本想扯些话题，但话顶在胸口又泄了气，不远处沉闷的机械撞击声颇有节奏地压实了我于于彤之间的沉默。我干脆闭嘴，只是在路口处拉一下她的胳膊，提醒她转弯，脑子里不由得开始琢磨我和她的关系。

这算我们第三次接触，除了工作。第一次是在她进公司不久，一次收工之后喊我去吃砂锅，说我和她是同一个县的老乡，在一千多公里外见面得两眼泪汪汪。我以为她在开玩笑，结果她直接说出了她家小区名，离我初中八百米。第二次是第二天我约她下午茶，聊天话题从我主持过的各种婚礼开始，有意无意转移到了我的感情史上——我谈过三段，做了三个婚礼策划案，最后都卖给了公司。我问于彤有没有对象，她说没有，她白天要复习考试，晚上来做婚庆表演，不打算找。在那之后我又约了她两回，她没答应，直到前天晚上，她突然打电话给我，说想看烟囱，能冒烟的那种。电话那头声音很吵，是劣质音箱夹杂着碰杯起哄声，应该是她接的私活。我问她在哪儿，她挂掉了电话。我发微信说可以去城郊的垃圾焚烧厂，那边的烟比较环保。她在第二天早上回了一个“好的”，再无其他。我看不惯她的做派，当一个人表现得过分神秘，通常意味着是在掩饰一个无聊的内核，就像九成要藏到婚礼当天展示



抵达之远 (外一首)

白 夜



白夜，本名刘小园，2000年生于四川邛崃。作品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中国校园文学》《四川文学》《青年作家》《诗选刊》《延河》《散文诗》等刊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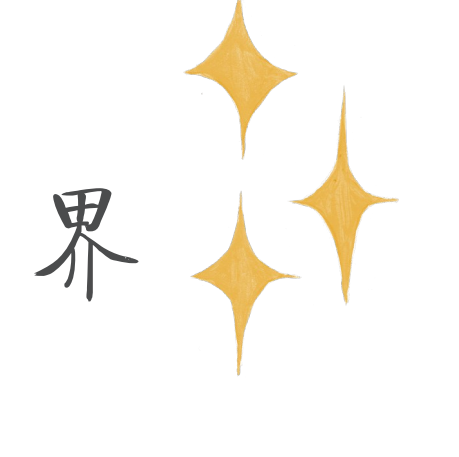


祝源铎，2002年生于江苏泰州，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博士研究生。作品发表于《青年文学》，曾获清华大学朱自清文学奖一等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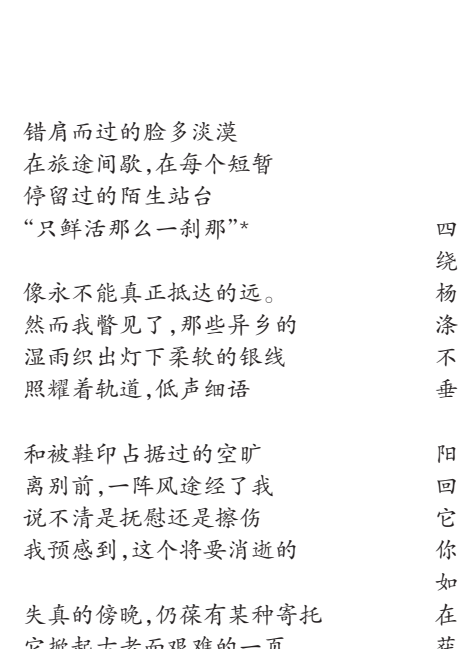
的惊喜效果都差点意思，但我还是鬼使神差地向于彤发出了同行的邀请。

于彤和我无声走了快一刻钟，忽然，群山剧烈呼吸，风像是站了起来，用透明的身躯撞向我。我脚下一跟踉，脑中关于于彤本就模糊的各种形象立刻搅和在一起，更加信屈难辨。她到底在想什么？我茫然看向身边规整陌生的园区，心中生出不可解的烦闷，像是身处一场莫名其妙的梦。我终于还是喊住于彤，问道，为啥要来看烟囱？于彤停了下来，烟囱在我们正前方五十米的地方，没有工作。于彤转头问我，怎么到现在都不冒烟？我说，怕下雨吧。于彤接着问，这里一天能烧多少垃圾？我说，一千吨。于彤说，你又在胡说了。我说，我刚刚看厂房牌子上写的。于彤说，那今天烧不到一千吨了，你说，这世界上一天得烧多少垃圾。我实在受不了于彤这些云山雾罩的话，不耐烦地说，想不明白，世界大了去了。于彤叹了口气，说，是，想不明白，回去吧。说着便往回走。我一步堵到她面前，喝道，我是哪里惹你了吗？于彤身子一怔，软绵绵地摇了摇头，拨开我摇晃着要继续往前走，像是轻飘的纸灰。我心头微微一颤，声音低下来问道，是不是因为考试啊？

不是考试，我爷爷前天走了，今天火化，我想送他一程。于彤说着，眼中立刻涌出了泪，话说到最后几乎只剩哽咽。我愣住，慌忙说着节哀，摸遍全身口袋却没找到纸巾。我说，你等等，我去那边厂房拿点纸，顺便问问他们今天什么时候烧火，很快的。于彤伸手拉住我，眼中已是哀求，她在抽泣中七零八落地说，你能不能，待在这里，我，哭会儿就好。我点点头，递给她另一只手，她用尽全力力气想抓紧我，整个人却雪崩般轰然坠下，她跪坐在地上，再也无法控制地大张着嘴仰天哭泣，只有几声嘶哑的嚎啕在无声的哭喊中被挤出。我用力拉起她，用身子撑着。她的侧脸向一边，双眼像是坠在雪地里冻僵的红果。我不忍看她，目



世界



错肩而过的脸多淡淡
在旅途间歇，在每个短暂
停留过的陌生站台
“只鲜活那么一刹那”*

像永不能真正抵达的远。
然而我瞥见了，那些异乡的
湿雨织出灯下柔軟的银线
照耀着轨道，低声细语

和被鞋印占据过的空旷
离别前，一阵风途经了我
说不清是抚慰还是擦伤
我预感到，这个将要消逝的

失真的傍晚，仍葆有某种寄托
它掀起古老而艰难的一页
等待我前去认领，循着站台
在山重水复中递来的永恒鸣笛

*出自张爱玲《封锁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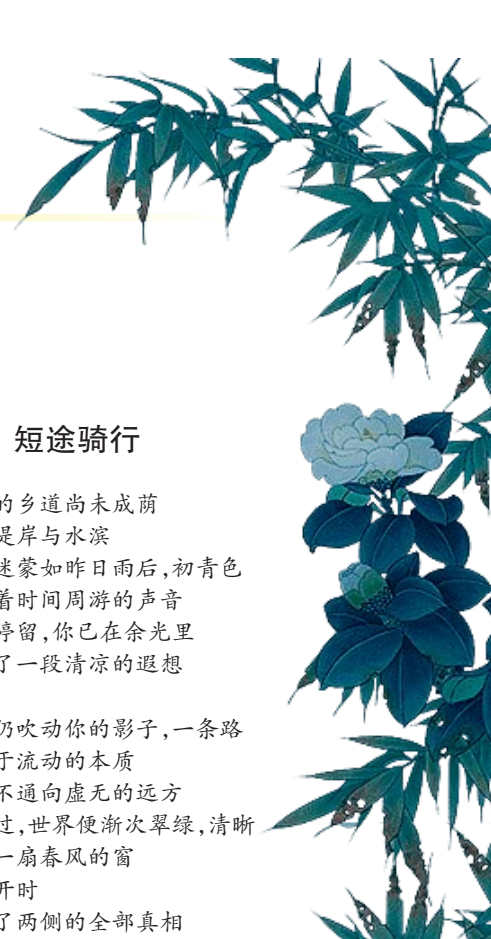
光投向远方的山，却仍感受到她身体剧烈而痛苦的颤抖。

我注视着天际不知多久，乌云突然破开一道光，照在远处的山头，金色的光漫过云雾，晕染出秋山丰饶的色彩。我轻声告诉已经安静下来的于彤，快出太阳了。于彤站直身子，顺着我的目光扭头看过去，眼睛里金灿灿闪着泪。于彤说，谢谢你，不好意思。我说，都是老乡嘛，有老乡在旁边，世界再大也能算回家了。我又这话本是为了宽慰，没想到于彤听罢眼泪又簌簌掉了下来。

正当我无措时，于彤擦着眼泪呓语般说着，我不敢回去，现在回去就得永远在那里了。我不该这样想的，但世界太大了，大到我哪里都回不去……于彤的话语醉酒般漫无边际，最后停留在一个我无法回答的假设上。我说，走吧，你得好好休息。于彤转向我，眼睛里的金光消散，她问，去哪儿？我说，回城里啊。于彤嘴唇翕动，欲言却止，像是在思考。片刻之后她用双手在脸上使劲揉搓几遍，语气变得清醒如常，说，这里挺漂亮，再待会儿吧。

我们并排长久地远眺着，于彤又像是变成了一柄冰剑，但我不想再次陷入沉默，问道，你刚才说你不再干了，是真的？于彤说，没想好，但你记不记得我们初中每年都会搞诗词朗诵比赛。我不明白于彤的意思，但还是顺着说，记得，我每次都是主持人。她说，我看到这些山忽然想起来的，朗诵比赛也是每年秋天搞，我初二参加拿了冠军，这辈子唯一的冠军。我说，你当时朗诵的啥。于彤冲我一笑，说，我再试一次。而后清了清嗓子，面向群山踏出一大步，挺直腰杆，一手背身一手前举，朗声念道：看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；漫江碧透，百舸争流。鹰击长空，鱼翔浅底，万类霜天竞自由。于彤的身上天光倾泻，语气顿挫激昂有如空谷振金，我站在她背后，看着她挥动的手臂，一阵鼻酸。但她在最激昂处戛然而止，收回身子，扭头朝向我，问我咋样。我连忙抹了把眼泪，卖力鼓起掌，说，你这是要抢我饭碗啊。于彤笑起来，说，走吧！再晚山里就该冷了。

于彤走回烟囱前，双手合掌，低头默念着。一阵白烟倏忽从烟囱里飘出，紧接着，滚滚浓烟有如长河喷薄，涌向天空。



短途骑行

四月的乡道尚未成荫
绕过堤岸与水滨
杨柳迷蒙如昨日雨后，初青色
涤荡着时间周游的声音
不为停留，你已在余光里
垂钓了一段清凉的遐想

阳光仍吹动你的影子，一条路
回归于流动的本质
它并不通向虚无的远方
你经过，世界便渐次翠绿，清晰
如同一扇春风的窗
在打开时
获得了两侧的全部真相